

歷史空間

文：陳愛蘭（河南省文物局局長）

# 又來仰韶村

2013年11月，「中國公眾考古—仰韶論壇」在三門峽市舉行。我又一次來到仰韶村，漫步在這片文化沃土之上，欣賞著這裡美好寧靜的環境，呼吸著清新自然的空氣，我似乎又有了新的感悟。

仰韶村位於豫西丘陵的黃土高原，背靠韶山，三面環水，由多個散居在遺址周邊的自然村落組成，每個自然村都好像是一幅美麗畫卷。每走進一個小村，映入眼簾是錯落的院落、威武的門樓石獅、精緻的屋舍窗櫺，以及掛在窗外金燦燦的玉米穗和紅彤彤的小辣椒。片片樹木濃蔭垂地，疏影橫斜。這裡的村民雖然都搬進了現代的合院建築，但原來居住的窯洞和土坯房還零落存在。村民們抱素懷樸，十分珍視這些老房舍。他們說，這些窯洞和土坯房是祖先留下的財產，有的可能是90多年前的考古工作者居住過的地方，要精心保護。

仰韶村有一座仰韶文化博物館，是當地政府在仰韶文化發現90周年時建成的。開放兩年多，參觀的人很多，社會反響很好。曾前來參加開館儀式的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館總館長桑娜·厄爾森女士多次盛讚：「把仰韶文化博物館建在村子裡是一種智慧，代表著當代人對祖先的敬仰，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對當地民眾的尊重。仰韶村是名副其實的博物館。」

仰韶村是一座詩意濃濃的植物標本室。每每提及鄉村，浮現於人們腦海的往往是「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來，綠水人家繞」的田園牧歌，是「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悠悠詩意。今天，透過國家大遺址保護工程的持續實施，這種詩情畫意正在古老的仰韶村展現出來。

仰韶村雖地處丘陵，但因其北高南低的特殊地勢，村子東西兩側懸崖底部的兩條小溪，自然延伸至村南交匯，形成山水環繞的美景。這裡的小溪雖然沒有江河那樣洶湧澎湃的波濤，但常年流水不斷，滿足了村民們世世代代生存發展的需求。因為有水，仰韶遺址周邊的樹木，無論是種植的還是野生的，都旺盛茂密，喬木高大，灌木叢生，遠遠望去，儼然一個森林公園。為了防止水土流失，仰韶村前兩條沿著小溪種植的上千棵柳樹，如今已經枝葉繁茂。村民們也喜歡種植果樹，享譽方圓幾百里的澗池大杏、澗池紅棗和澗池柿子遍佈仰韶村的溝溝坎坎。深秋時分，杏樹、棗樹等已過了碩果纍纍的輝煌期，只有黃澄澄的柿子還高高地掛在枝頭。站在這裡，不禁想起「雲淡風清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的詩句，冥冥之中有些巧合，感覺像是宋代著名學者程顥專為今日仰韶村所寫。

隨著仰韶文化遺址保護工程的實施，這座植物標本室的內容不斷豐富。仰韶文化博物館把國家批准的保護規劃逐步落實到仰韶遺址上。為了減少農業耕作對文化遺址的破壞，他們從農民手中租來遺址上的耕地，嘗試種植花卉。我發現，仰韶文化博物館對花卉的選擇也很有趣：一側是中國的傳統花卉菊花園，園內黃橙橙一片；另一側則是引進的歐洲花卉薰衣草，展示著芳薰百草色艷群英的風姿。說起菊花，中國已經有3000年的栽培歷史。菊花花色艷美，有吉祥長壽之意，歷史上稱其為「壽客」，深受人們喜愛。而薰衣草原生於地中海沿岸和歐洲，現被各國廣泛種植。性喜乾燥耐寒的薰衣草適宜仰韶村的環境氣候，在種植的第一年，它細長的莖幹末梢開起小小的紫藍色花朵，花形花色溫柔細膩，當微風緩緩吹來，薰衣草園猶如紫藍色的波

浪層迭起伏，優美典雅。大概在明末清初，中國菊花傳入歐洲種植，而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也引進了薰衣草。因為仰韶文化遺址的保護，遠隔萬里的歐亞花草在一個小小村落競相開放。漫步這美麗的花園，我的衣角似乎留下了一抹中西融合的獨特清香。

站在仰韶村，我們不曾想到，正是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村莊，讓中國和瑞典有了千絲萬縷的聯繫。1921年，受聘於中國政府礦業顧問的瑞典學者安特生和中國學者袁復禮等在仰韶村發現了「仰韶文化」，由此拉開中瑞文化交流的序幕。如果沒有到過瑞典，我們還不曾想到，在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館之遠東博物館，至今舉辦著中國仰韶文化時期的展覽，名稱為《中國之前的中國》，展覽是利用安特生等發掘研究後留存於瑞典的文物舉辦的。瑞典學者曾風趣地讚美展覽中的仰韶彩陶，「文物顯示了驚人的創造力和想像力，如能跨越時代，與創造了它們的我們這些親屬見面說話，一定會談笑風生。」

試想，當時安特生等學者海運到瑞典整理研究的文物，如果返回中國的另一半不丟失，或以後能完整地找到，其影響和意義將不可估量，無論是仰韶文化博物館還是瑞典遠東博物館的陳列展覽，都會更加精彩奪目。

正是因為「仰韶文化」，中瑞文化合作延續不斷。2012年5月，我們履行5年合作協議，在瑞典遠東博物館舉辦「黃河流域國王與諸侯——中國河南青銅文明展」。展出時間一年，濃郁的中華文明元素在瑞典顯現，各種宣傳畫布滿斯德哥爾摩市的小巷大街，瑞典藝術家在展覽開幕式上演唱的中國民歌在廣泛傳唱，展覽效果之好，超出了預期。中瑞文化交流，牽動著酷愛中國文化的瑞典王室。早在80年前，因為仰韶文化等文物的發現，當時的阿道夫王子、後來的瑞典國王古斯塔夫六世前來中國訪問，因為戰亂僅一步之遙沒能來到仰韶村，留下終生遺憾。今日舉辦河南文物展覽，國王古斯塔夫六世之孫、當今的國王卡爾十六世夫婦也給予諸多關心支持。開幕式那天，國王夫婦參加了活動全程，認真觀賞來自中國的文化瑰寶。中瑞文化交流隨著文物展覽逐步擴展和延伸，「唐代洛陽文物展」即將赴瑞典展出，與斯德哥爾摩大學的合作正逐步實施。

英國作家威廉·哈茲里特說「田野是書房，自然是書籍」，仰韶村就是一本厚厚的書。這本書內容豐富，隨處可見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一個窯洞，一間老屋，甚至一把泥土，這些都記載著文明，書寫著淵博的學問。這本書我隨時翻閱，但僅是觸摸了書皮、閱讀了簡介，對書中深遠的知識還未完全領悟。仰韶文化的研究是一漸進過程，黃河中下游地區的仰韶文化遺址在不斷發掘，「隨著研究的深入，更加證實了仰韶文化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中是處於核心地位的考古學文化」，嚴文明先生在仰韶文化發現90周年紀念大會上這樣說（見《中國文物報》2011年11月11日一版）。

今天，手捧著這本厚厚的書，自覺越讀越深，數彩長智，彷彿看到知識的小溪沿著幽深的懸崖緩緩地流著，它發源於往日的荒原，流向未來的小溪，永無止境。



仰韶村 網上圖片

書若蟬蛻

文：葉輝

# 在另一個時間裡

話說二王廟位於都江堰市，坐落於岷江東岸的玉壘山麓，與都江堰壩首隔內江相望，始建於東漢，原為紀念蜀國皇帝杜宇的皇帝祠。南齊建武年間改為崇德祠，改奉李冰石像。宋開寶五年，增奉傳說中的李冰之子李二郎石像。五代之後，隨著李冰父子相繼被敕封為王，清乾隆時之《灌縣志》中稱二郎廟，後遂稱二王廟。

有一年春天，一行六人，午後乘車到二王廟去。也不知為甚麼，大男孩打從抵達灌縣當晚起，就一直嚷著要到二王廟去，大夥兒在都江堰遊玩了一個上午，都餓了，卻拗不過他，只好空著肚子趕路。

到了二王廟，本來最好從離堆公園經飛沙堰，走過把岷江分為內外的金剛堤，然後沿安瀾索橋橫越內江，走到二王廟大門，可是索橋正在維修；有人建議走山路，沿玉壘山走過去，大概也只是半個小時路程，可是大夥兒都有點累了，聽司機說二王廟內外都有食肆，便決定以車代步。

車抵二王廟後門，街上熙熙攘攘，廟前擺滿販賣小食和紀念品的攤子，只是國內一般廟宇名勝的格局，大夥兒也許既疲且餓，也無心瀏覽，便匆匆購票入廟。然而，走進廟內，沿著曲折石階梯道走了一會兒，又覺得內裡的殿宇和廊道轉折層疊，佈局幽深多變。

原來這二王廟依山傍水而築，背倚玉壘山，面向都江堰，殿堂依山勢以圍牆，石階實申，錯落牽連，沿途林木環繞，層次折疊有致，從二殿到堰功堂，大殿而至牌樓，走下一層又一層的石階梯級，每一層都別有洞天。

穿過牌坊走出前門，沿石堤臨江前行，眼前又忽然為之一亮：沿江有一排環形的平台，擺滿了熟食攤子，低矮的石欄前有竹椅木櫈圍著小桌，攤檔冒著暖胃而騰熱的煙，下午二時的陽光在江上泛著煦和的霧氣，跟先前廟內的重疊幽深截然不同，又是另一番景致了。

大夥兒在江畔吃了一頓愜意的午餐。吃抄手的時候，大家都嚷著不要辣的，可是抄手不加辣又好像太平淡了，終於連粉絲、菜湯也鋪了一層薄薄的紅辣油，吃得額角冒著汗珠，吐著舌頭呵著熱氣，大男孩不斷游說女士小姐多添辣油，一邊抹汗，一邊嗆咳著說：有意思，過癮極了。

也記不起為什麼，那時有人背誦了一首詩：「一種塗脂抹粉、土裡土氣的詩歌/符合那樣的描寫，但又不/完全是那樣。不存在什麼迅捷、/但事情完成得很快。/我童年生活的卡通時代/變成了一摞印刷品；看啊，/這東西上面印著什麼？/誰知道它會成為甚麼？/此時它喘著氣，彷彿掛線的一條魚。/」你在瀑布底下彎腰，/彷彿在青苔中讀著/小小的符號，於是一切都甦醒過來，/但來得靜悄悄。沒有辦法把它記錄下來。」

事隔十年才弄清楚，那是阿什伯利(John Ashbery)的《在另一個時間裡》，至於為何是這一首，都忘了，只約略感覺到那詩必然與二王廟相涉，也與一個「緣」字相涉吧。



二王廟 網絡圖片

# 文藝天地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 詩畫人生(二十六)



兩個悶葫蘆  
一對活寶貝  
前世債未完  
今生來了斷

世間夫妻關係大抵都如此。雖然可能已是老夫老妻，但仍猜不透對方心意。

素仲並書  
癸巳秋日

浮城誌

# 富足

文：星池

一個微涼的早上，日光擦亮了搖晃的車廂，窗外景物如常迅速倒退。阿清獲親人陪同，前往目的地。須臾，下車，像獲太陽擲下善意的熱力，緩緩走進灣仔政府大樓，到達「家事法庭登記處」的櫃位查詢。注視著電腦屏幕的職員，輕敲鍵盤，木然地說：「現時，並沒有辦理離婚手續的申請記錄。」頓然揭破了阿清的丈夫阿威所說的謊言。於是，阿清與親人走過明亮的通道，徐徐離去，均對阿威的胡扯瞎說以及不負責任，見怪不怪。

乘車返家途中，和煦的陽光從沒遠離，忽然，一段朦朧片段湧現阿清的腦海。那個傍晚，十一歲的學生女兒在場，丈夫阿威聲稱已單方面提出離婚，惡言地要她下個月收拾行李遷出，否則會把其物品全丟出走廊。可是，兩星期轉眼飛逝，阿清尚未收到離婚呈請書的副本及相關文件，嘗試問丈夫，卻不獲回答。經阿清的親人上網查閱離婚程序，頓覺有詐，唯有留下字條予當廚師需夜歸的阿威，弄個明白。結果，常常酒醉回家的阿威，僅寫下粗口字句，辱罵她要盡快搬走。

阿清一家租住政府的公共房屋，阿威無權趕走租約上列有名字的人。縱使，阿清深知家中充斥丈夫的謾罵及無理咒罵，還是期盼能夠留在學生女兒及五歲小兒的身旁。

晃眼來到另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患上癲癇及

曾有輕微情緒病的阿清，如常由母親陪伴到屯門醫院覆診。醫生徐徐說：「情況不錯。」阿清問，時時覺累，醫生答，她須長期服藥來控制病情，多睡屬正常。因病，阿清反應較為緩慢，有少許腦退化跡象，近數年無力照顧子女，僅能照料小兒至一歲，三名小孩便交由家婆代為看顧。在夜幕低垂，廳燈未算光亮之時，走廊傳來腳步聲，家婆把小孩帶回阿清的家中，一股暖意流入她的心坎。阿清的兒子調皮地想與母親玩耍，怎料家婆連忙把孫兒擁入懷內，催促他入房睡覺。阿清不屬圓滑世故的人，早與家婆不咬弦，此際，家婆也毫不體諒，常埋怨阿清啥家務也不幹，極端懶懶，只愛睡覺。家婆常對人言，絕不理會阿清夫婦之間的事情，卻在搬弄是非，甚至阻撓小朋友親近母親，把想法強加諸就讀幼稚園的小孫兒身上。

離婚鬧劇被揭穿之後，阿清依舊聽到迫遷的話語，丈夫阿威也常借題發揮盡情責罵，或在她面前大模大樣與別的女人曖昧通電話。但是，阿清極清楚，一旦搬出，以後難以見到子女。由於，丈夫及家婆從沒正面交代清楚，只愛以小兒傳話，令阿清的母親甚為擔憂，因此嘗試找阿清的家婆，欲談數句。怎料，阿清的家婆拋下一句與她無關，即迅速逃離。過了一陣子，阿威便來電，以謾罵辱罵阿清，最後，連阿清的母親亦接

到女婿的來電，同是一段沒內容的粗言穢語。

面對會使用暴力及出言威嚇的丈夫，不足九十磅的長期病患者阿清，只好搬到母親那兒居住，儘管她絕對有權住在自己的公屋內，亦不願暫別子女，無奈有此橫蠻無理的丈夫及家婆，只能如此。阿清但願小朋友將來能明辨是非，別滿口謊言，做個有承擔的人。

其實，阿清未被迫走的最初，丈夫阿威縱有正職，卻不善理財，銀行的欠債紀錄惡劣，不能再獲發信用卡，於是，阿清的母親曾以己之名申請信用卡暫借給女兒，無私地幫忙。阿清簽賬後，每月尚會準時還款。後來，阿清長期進出醫院，信用卡落在阿威手上，他曾誓言旦旦，會肩負還債和照顧妻子的責任。結果，在繳交每月最低還款額之時，每月也有使用信用卡，令所欠金額積大。終於，某一夜，阿威在電話一端兇惡地狡辯從沒用過分毫，欠債的是阿清，與他無關，從此由阿清的母親來措債。阿威一向愛拖欠金錢、不負責任，他能夠用錢買新款手提電話來講千百個推卸責任的藉口，每晚睡得很安穩。不過，相信，在那兒不當獲得的錢財，於某處失去的總必會更多。

富足，並非是在指隙流走的沙粒，以物質及謊話來堆砌，而是用真誠於心扉種出芬芳的繁花，心安理得，自會得到幸福暖意。

試筆

# 重看《老港正傳》的左向港

文：潘港浩（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老港正傳》中，黃秋生飾演的左向港正直忠厚。

電影《老港正傳》中，左向港的品格和價值觀皆有其可賞之處。左向港待人接物正直忠厚，奉行一種「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處事原則。根據電影情節，「人人为我」也許並不常見，但左向港的「我为人人」卻有充分的展示。例如，左向港會不捨得花幾千元到北京旅行，一圓其前往天安門廣場拍照的美夢，卻在故友之子周家俊墮入喪父、失業的困境時，二話不說，把家中多年積蓄的八萬元送給對方。左向港一直住天台屋，居住條件不佳，但他卻總是想如何改善別人的處境，總惦记在內地的親戚，只要有能力，就寄衣物回內地。一些細節也顯示了左向港寧願自己吃虧，也要幫助別人的善良心腸，如買西瓜，付出同樣的價錢，他卻刻意選擇較小的一個，讓果販和後來的顧客得益。左向港凡事關顧他人，難怪和他最親近的妻子陳秀英常說他「總是把自己放到最後」、「心地很好」。

此外，左向港也對自己的信念非常堅定。他信奉社會主義，熱愛國家，嚮往到天安門廣場感受祖國的偉大。在日常生活裡，他也盡力貫徹社會主義精神，如

克勤克儉，避免資本主義式的物質享受，甚至要求兒子左忠衣飾髮型一概樸素，又常常熬湯給工會眾人，發揮團結精神；當他與陸佑就意識形態發生分歧時，連幾毛錢他也急急退給陸佑，立場清晰。左向港的價值觀在香港是否合時則見仁見智，但其堅守信念，主一無適，自有令人敬佩的地方。

林奕華的評論文章《〈老港正傳〉：「被動」的香港》則採取另一角度，對左向港作出負面批評。概括其說，林氏認為左向港不屬於典型的香港人，因為香港人善於把握機遇，左向港卻總是不思進取，極為被動。至於左向港前往天安門拍照的夢想，林奕華也評之為「把虛妄的幻想當作精神寄託」，這就或多或少接近三島由紀夫筆下小和尚對金閣寺的嚮往，或《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水晶店老闆渴望到麥加朝聖，但林奕華直言到北京一事相當容易，並不存在對個人意志的挑戰，故左向港之不能圓夢僅因其「窮」，而左之不能圓夢與貧困，自然還是植根於被動。

林奕華的意見有許多獨到之處，唯取捨之間，對左向港的品格及堅持作一肯定則似乎更合於今日的社

會。「各家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這在許多地方都是屢見不鮮的情景，資本主義下人人「太思進取」，結果往往使得人際關係愈加疏離，社會愈加冷漠，而左向港為人付出，於改善自己處境而言固屬「被動」，對恢復人與人的互助互信卻算十分「主動」。但是，捨己為人，會否讓自己跟左向港一樣，貧乏無依，甚至犧牲了家人的幸福？可以說，電影中左向港式的集體主義的失敗，其實乃在於「我为人人」之後，未能實踐「人人为我」的雙向互動所致，如接受左向港資助的周家俊後來成為中資企業的旗手，大有能力回饋恩人，左向港婉拒之後，周也就不了了之，未有切實圖報。在電影內外，若是「我为人人」成為一普遍的精神，互助得以落實，左向港式只有付出的困窘相信是能夠消弭的。

左向港對信念的堅持也給人一些啟示。當代或許是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on）崩解的時代，意識形態如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交鋒至少在香港沒有造成戰爭歲月、冷戰時期般的巨大衝突，但這種穩定卻同時帶來「沒有英雄的年代」或甚至「沒有理想的年

代」，令人喪失獻身精神或使命感，淪於遊戲人生。左向港數十年如一日地默默支持其社會主義信念，以公共利益為依歸，雖然無成，卻是有終，能教輕易放棄思想陣地、立場搖擺如風中之柳的自慚愧。要知道，堅持本身也是一種「主動」。此外，左向港的北京夢雖然渺小，但他亦未嘗不「屢敗屢戰」，甚至考慮過以步行的方式由香港前往天安門，沒有「知窮而退」。這一點，對於即使是只擁有細小夢想的「平凡人」來說，不是也具有提示的作用麼？